

## 爬山虎

鲍尔吉·原野

植物名字里带“虎”字的不多，这就像动物名字里没有带“树”和“花”的，即使绚丽如非洲鸚鵡，也不叫“非洲鸚鵡花”。植物的虎有爬山虎，这种藤类植物应该印在国家登山队的队旗上，至少爬在登山队办公楼外墙上，爬山虎实在太顽强、太爱攀爬、太不恐高了，实在虎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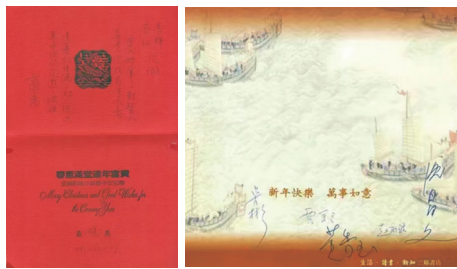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见到爬山虎，不知道它是植物，思维没跟上趟。大院里好几幢楼房包裹着这种植物，我以为是楼的伪装衣，预防天空有恙，保护这些楼。小时候，我家乡的小城所有街道的下面都是防空洞，分军区大楼外墙挂着绿色的网，跟爬山虎差不多，它夏天绿、冬天还在绿。

真正的爬山虎通晓道法自然的学说，冬日枯萎，变为枯叶颜色。那年我在一所大学哲经楼前看到爬山虎，心生敬畏，一步步趋前，看四外无人，伸手摸了一下它的叶子，是真叶子。暗中以指甲掐一下，摸到水迹，人家是真的。此时我已40多岁，才知世上有爬山虎一物，不算晚。

爬山虎如一张网，这正是它的妙处。其他树木的叶子围绕树枝生长，成塔形。爬山虎用不着来这套，没树干、更没树枝。它在一面墙上巍峨地爬上去，仿佛是墙或楼长出的叶子，隐隐有古风。包着爬山虎的楼每一幢都显得有点愚蠢，毛茸茸的，只露出窗户，如洞穴的口，又像怯懦的眼睛。有人说当今的楼房是全球最大的建筑设计的垃圾场，有绿叶包裹则可以遮丑。那一年我到达山西省平顺县的太行山脚下时，仰望山峰危乎高哉，山峰耸立于比人类想象还要高的天空里。我偷着想，山脚何不栽上爬山虎，看它们10年爬到多高、50年多高、100年能不能爬到山顶？届时山全绿啦，哈哈。爬山虎这种东西的生长并不像红木那么矜持。它太不矜持了，特能长。让它在太行山爬吧，山闲着也是闲着。我只是想想而已，没提。或许有一年，我拿上爬山虎苗到太行山脚下栽一栽，这都是没准儿的事儿。

爬山虎是木本藤类植物，藤用吸盘固定在墙上，人们所见到的全是叶子。爬山虎的叶子好看，跟葡萄的叶子差不多，它是葡萄科植物，圆叶子上带三个尖。尖的锋缘让圆叶子看上去像小鸟张开的翅膀，这些叶子并不贴着墙，它们如墙上的蓑衣，像小扇子，更像绿色的羽毛，在风里簌簌抖动。小叶子想飞走，但还没想好飞到哪里。楼房上偌大的绿网，可以庇佑多少小虫？真替它们高兴，我不知它们吃什么喝什么，常傻傻地爬到路上或公园的椅子上，被踩死是它们的宿命。爬山虎何等慷慨，在山墙支起万千帐篷，供小虫和小鸟歇阴凉。小虫在里边安家，睡觉或找到吃的东西。这么一想，爬山虎真是很大气。大学校园盛行种植爬山虎，它们的叶子覆盖了文、史、哲、经、数、理、化各种教学楼。何也？这个事像人们贴春联一样，含寓一个愿望，暗示他们快“富”了，学富五车。

自从头回见到爬山虎后，我在各地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爬山虎。在青岛一座体育场，爬山虎顺着看台的水泥台阶爬上去，成为绿茸茸的折叠体，这个体育场成了艺术品。我见过树上环绕的爬山虎，藤缠树不算什么稀罕。有一个品种的爬山虎在秋天变成火红，它遮盖着景区几百米长的高墙，如同刷了红油漆，衬着脚下油绿的树墙，对比强烈。而墙上的天空露出瓦蓝，如同布达拉宫之一角，真是壮观。



## 回味

## 那些年，朋友寄来的新年贺卡

李辉 文图



这些年，收到的新年贺卡越来越少了。一条微信，一个电话，一个电子邮件，就把祝福早早地隔空传来了。

可是，我还是喜欢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收到的那些漂亮的贺卡。找出来，一张接一张翻开。许多美好记忆，一下子串连起来。

有些缘分，总是不期而至。



## 远去的乡音

乔傲龙

像我这样，上世纪80年代初从山里动身，90年代抵达城市并落下脚来的一代，出发时农村改革才刚破晓，安顿下来时市场经济已经体制化地形成。幸运的是，比乡人多了一座城市，与城里人相比，又多了一个泥土里长出来的童年。

谭坪塬上缺水，还好村里有个波池。所谓波池，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池塘。久居城市，老来思乡，耳畔时常回荡着早已远去的乡音。这些城里听不到的声音，印象多半是在波池边集散。黄土地貌，除了人们熟知的壕、沟、峁、砭之外，还有一种塬上人称之为“要险”的所在。一般是指两个宽阔处中间的细长连接部，因其险要，故称“要险”。乔眼村的“要险”北高南低，夏秋两季，雨水从北面顺势而下，在此合流后结队涌过“要险”，最后被人们在南边掘出的一个波池收留。村里若排八景，“百川归海”得算一个。

虽是一池泥汤，总归是有些水波粼粼的气象，加上水边几棵柳树如此这般一番婀娜，颇有点天光云影的旖旎。人暑后，波池便是全村的公共空间。抱着脸盆来洗衣服的女人，多的时候能把本就不大的波池团团围了。家里的清水金贵得很，沟里往回挑，快要累断男人们的腰，所以轻易舍不得使。小孩子们自然要跟过来的，男娃玩得精光，在泥水里扑腾，懂事的女娃帮着母亲一起把洗好的衣服拧干，搭在波池边的灌木或蒿草上晾晒。

晌午前后，波池边上人声鼎沸。水里的娃在欢闹，水边则是此起彼伏的捣衣声。老嫂子逗姑，不是婆家长短就是未来的女婿如何，被戳着要害的羞红着脸，一旁看热闹的哄然大笑。淘气鬼的耳朵，如同高音喇叭的开关，被母亲一顿拧巴，放出鬼哭狼嚎的怪叫。要好的女人们挥舞着棒槌，也忘不了互相咬耳朵，闲言碎语在这里集合，然后散入家家户户。夕阳西下的时候，波池旁就另换了一番动静。连夕阳都是另一番模样，真就是一团大火，在西面的天空熊熊地烧着，村庄像一张被火光映红的脸庞，在四下的幽暗中耀眼地亮着。波池再往高处是生产队的打麦场，扛着犁锄的人群还没见影，劳累了一天的耕牛已在坡顶露出了头。老远看到波池，“嗷儿~嗷儿~”的吼叫一声赶不及一声，脚步也失去了常日的沉稳，“哒哒哒”一阵蹄声过后，十多只脑袋已经扎进了池中。

放羊人的皮鞭，爆竹一样在远处炸响，然后才是越来越近的“咩咩”声，颤抖的腔调，如泣如诉般地哀婉。畜禽的嘶鸣是村庄里的交响，马的激昂，驴的蛮横，牛的优雅，狗不知天高地厚地狂妄，猪吃饱不饿、活着就好的憨傻，公鸡洋洋得意，打鸣都要挑个高处站着，仿佛太阳是被它叫醒的，母鸡下个蛋恨不得全村都知道，就数羊最可怜，啃几根坡上的草，就像欠了世上的债，一辈子洒洒惶惶，叫声都写满着“对不起”。我小时候多愁善感，很少有理直气壮的时候，所以对羊最有同情，经常不忍听凄婉的咩咩之声。牛羊归圈，下地的人次第回来，波池边更热闹了。“要险”北边的土崖底下是老汉们的地盘，扯闲篇、拉古话，听上去古今纵横，其实都在谭坪塬上打转转。郝家老汉年轻时曾在外面闯荡，经常说起跟着解放军打太原城的事，似乎有些意思，只是不知道真假。

“要险”的中线一条甬道纵贯，下面铺着石板，两旁用石头围挡，向波池里引水用的。生产队收了工，后生们就在石板上画了棋盘，这种名叫“跌方”的棋，我至今都不明就里。玩恼了开吵，吵不出结果，摔一跤来解决。架式一拉开，波池边的孩子立时围过来一圈，坐在石头上说悄悄话的姑娘媳妇们，也一个个扭回头来看热闹，忙碌一天之后的高潮时刻，谁都不想错过。闹够了，说够了，天也快黑了，于是四散回家。黄昏时候，家家户户掌灯，关鸡的、叫狗的、喂猪的、喊娃的，一阵忙张之后，村庄在夜幕深垂的山沟里渐渐睡去，休养精神，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太阳，迎接又一个辛苦劳作的日子。这时的波池，被青蛙们接管。一夜蛙鸣，仿佛村庄熟睡时的鼾声。鸟儿们停止了叽喳。虫子在草丛中窃窃地耳语。偶尔会有夜行的脚步，惊起谁家的犬吠。而村庄依旧在蛙鸣般的鼾声里熟睡，直到雄鸡唤醒又一个清晨。

少小离家老大回，几十年后，曾经熟悉的声音早已不知所踪。我时常想要从消失的时空里将它们一一召回，重建一个远去的谭坪塬——在自己无所聊赖的心中，在白昼空想时的梦里。

## 历史

为了应付迅速开展的业务，他在北京东城租下大羊宜宾胡同19号院作为团队的总部，还准备建一座具有规模的图书馆、实验室与暗房。在人员编制方面，除了中文名为文礼的密歇根大学毕业生与董光忠和他的兄弟董光廉，毕士博还找到了加州阿拉梅达医学图书馆的首席图书馆员福尔寇特女士担任“专业的文书员”，以协助他准备建立图书馆及处理记账、报账等繁琐的业务。

毕士博在与李济的交往中，深知丁文江所评价的“拥有今日中国最佳的心灵”之李济对于落实史密森研究院计划的重要性，目前“这位中国最佳心灵”所缺乏的只是“更广阔的经验”，只要弗

利尔艺术馆能把这一弱项补上，有朝一日李济势必会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领袖人物。于是，毕士博决定招募李济加入自己的团队。1925年3月2日，毕士博与李济在天津相遇，闲聊中，毕士博趁机询问李济加入其团队的意愿。返回北京的3月12日，毕士博给李济捎去一信，正式提出邀请。他在信中强调：李济的加入不仅能促进考古学于中国的生根与发展，而且对中美政府与人民的相互理解更有推波助澜之功。并且表示，他已与弗利尔艺术馆的负责人就李济的新薪交换过意见，可以保证史密森研究院绝对不会亏待李济。此外，毕士博还强调，若李济愿意，史密森研究院将会负责出版李

### 作家出版社

8

苏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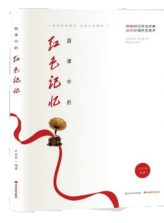
《大夏禹都》

济的研究成果——考虑到史密森研究院的国际知名度，以及该院出版物的知名度，这将会是李济迈入国际知名学者的一个大好机会。最后，毕士博向李济承诺：如果有意赴欧美等重要考古机构进修，他会向史密森研究院推荐，让李济得以在进修过程中享有足够的财政与行政支持。

### 山西经济出版社

73

王宏伟 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经典散文诗《我们爱韶山的杜鹃》中，对“映山红”的象征意义有精彩的描述：“我们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故乡山村最早的夜校灯光，到秋收起义的烈火，都是父亲和革命先辈们亲手点燃。革命斗争的烈火映红了长江，映红了安源，映红了井冈山，映红了二万五千

里草地雪山，映红了陕北、华北、中原、江南，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烈火整整燃烧了半个多世纪，全人类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辉煌的火焰。”

这首以杜鹃花的别称“映山红”命名的优秀红色歌曲一经推出，便流传半个世纪，经久不衰，常听常新。这首歌是优秀经典影片《闪闪的红星》的插曲。影片中还有两首歌曲，分别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和《红星歌》。这些歌曲用真情与挚爱记录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用唯美与坚贞记载着中华儿女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每当我们聆听这些红色革命歌曲，总会心潮起伏，激情澎湃。电影《闪闪的红星》

讲述了1934年秋，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留在红色政权当地的游击队继续带领人民群众同反动派殊死斗争，迎接革命高潮的感人故事。在《映山红》的乐曲里，我们看到了影片主人公潘冬子在党的培养下长大成人的喜悦心情，我们看到了冬子母亲、党的好女儿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壮烈牺牲的悲壮情景。当满山遍野盛开“映山红”的时候，乡亲们期盼的红军终于回来了……潘冬子终于戴上了闪闪的红星，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影片《闪闪的红星》是著名作家、资深电影人陆柱国，根据李心田的小说改编而成的。